

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

传承一眼千年的华夏文明

苗洁

华夏之根，表里山河。

山西是文化大省，也是地上文物最多的省份，拥有数不胜数的历史文化遗产。山西拥有馆藏文物320余万件（套），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531处，居全国第一。

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运城考察时强调：“博物馆有很多宝贵文物甚至‘国宝’，它们实证了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、一万年的文化史、五千多年的文明史，要深入实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，把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引向深入。”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我们指明了方向，提供了遵循。

山西的世界文化遗产，无论是有着1560年历史的“石头史书”——云冈石窟，还是“保存最为完好的四大古城”之一的平遥古城；还有奇秀壮观、儒释道三教合一的悬空寺，晋商文化载体、山西昔日辉煌见证的王家大院、常家庄园等，这些地方我都去过很多次。但是这次，我随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党外委员专题视察团围绕“文物和文化遗产法治保护”视察山西，因为心情不同、观察角度不同，有了更深的感悟。

还记得在临汾市襄汾县陶寺遗址，当我们一走进去，我内心便涌动着难以言喻的震撼与苍凉之感。站在这座距今已有4000多年历史的地方，我不禁感慨万千。这些遗迹，无一不在诉说着古代先民们的勤劳与智慧，以及他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。那一刻，我仿佛真实触摸

响了一夜的炸雷，这于我已是久违的经历了。雷声隆隆，闪电阵阵，使我在贵阳的第二个夜晚变得有几分不安。据说贵州连续下了20多天的雨，而我在白天的屯堡之行中烈日高照，于是暗自庆幸自己的好运气。一夜过去，准备去旧地开阳重游。推窗一看，大颗的雨点从天空坠落，它们应该是一夜雷电的后续部队。于是，雨中我又一次来到了开阳，这是我第三次走进开阳。

第一次走进开阳，是遥远的46年前的一个冬天。正值春节，为接新兵，我在开阳所在的青禾区住了将近两个月，几乎60天的时光。那时我26岁，以解放军排长的身份遴选着开阳子弟，准备带他们到云南的老部队陆军40师。我接兵的日子，寂寞中有趣，寒冷中有温暖，我为此曾写下过近两万字的《开阳日记》，记录了那60天值得回忆的有趣的人和事。

第二次走进开阳是在20年前，即2004年的7月。我被邀参加一次具有国际影响的散文诗研讨会，召集者是开阳县的诗人刘毅，他另一个身份是贵阳市作协副主席。我记得那次活动雨下得非常大，我们在雨中进入开阳的时候，万人广场上正在准备一场热闹的演唱会。雨中进入开阳的感觉，有一种湿漉漉的情感晕染在我的心头。第二天的太阳却异常地强烈，我们到青禾区（当时已改名叫禾丰乡）参加了一次“六月六”布依族欢乐的节日，后来回到北京我写了一篇散文《我是一条洄游的鱼》。在那篇散文里我把两首旧体诗嵌入了进去，一首《开阳有感》：“故地二十六年，曾忆青禾雪漫天，如今只有开阳雨，追身随影洗华年”。那一次，我见到了一些旧友，比如马头寨和我同龄的复员军人宋升鹏，他是一位乡村医生；还有在哨上见到我接回部队的小新兵陶大文，但他已经44岁了，他的小女儿陶丹惊讶地看着我，陶大文跟我讲述了一群战友们的各种情况，那一次的开阳雨润物细无声，显见把贵州特有的待客方式展示无遗。万万没有想到，三次走进开阳又有雨陪伴。

开阳的雨淅淅沥沥地下着，我们撑着雨伞，径直走到了禾丰的星月田园。这是一处会所式的建筑，洋气且大气，是20年前没有过的建筑。坐在宽敞的走廊上，喝着香喷喷的绿茶，透过雨帘我们俯视着青龙河坝子与土司的马头寨，还有一处塑有明德夫人雕像的广场。这位明德夫人，当年与奢香夫人齐名，而由于她的坚毅果敢，历经千难万险，从贵州赶赴大明南京都城，向朱元璋告了御状才平息了水东水西少数民族积压的愤怒。她以弱女子的身躯挽救了帝國的危机，奢香夫人由于影视剧和文学作品的宣扬知名度较大，明德夫人我却首次听说。雨中无法到明德夫人雕像前参拜，但这位巾帼英雄的往事还是引起了我的极大的敬意。

从星月田园出来，我们走进了另一座景点云山茶海，这也是为乡村旅游开办的一处具有浓郁贵州风格的民居式的建筑。但是既然叫茶海，肯定有特别好的茶叶。在雨中我看到一尊茶圣陆羽的铜像，以下棋的姿势迎迓着我们。

云山茶海的曹总，个子高大魁梧，他是原来此地村委会的主任，从他的口中我才知

到了人类文明的起源，感受到了那份原始而纯粹的力量与美感。作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中四大早期都邑性遗址之一，陶寺遗址是研究中国历史和古代文化，感知中华民族精神内涵的必经之地，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基石，把中华文明历史研究引向深入。中华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，也是持续时间最长的文明，具有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。这样的经历，让我深刻体会到历史的厚重与文化的深邃。

习近平总书记强调：“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坚持保护第一、加强管理、挖掘价值、有效利用、让文物活起来的工作要求，全面提升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水平。”文物展示了丰富多彩的传统文化，承载着悠久灿烂的中华文明，要完善文物保护工作体系，建立保护预防为主、打击为辅的管理模式，同时加强宣传教育，提高全社会的文物保护意识，不断提升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水平。

在平遥古城，我们深切感受到它以其独有的方式，展现着浓浓的人间烟火气。在这里，文物与艺术的巧妙融合，不仅赋予了古城以新的生命力，更成为了连接过去与现在的桥梁。据说，大型情境体验剧《又见平遥》的门票年收入甚至超过了古城墙，将文物遗迹进行艺术化创造，得到了社会的认可，也使文旅融合更加深入人

道20年前的乡村医生宋升鹏已经去世了。听到这个消息，我不禁感慨。开阳的雨落在土地上，大滴的雨珠从树叶间滴落下来，由于雨中不便进行更多的踏访，我们休息片刻，撑着伞走到了禾丰乡的街道上。在禾丰乡的乡政府食堂里，我们吃了一顿简单的但是又味道极其鲜美的午餐。从餐厅向外望去，当年我走过无数次的昔日的小街仍然在，但是四周的建筑物已经是全新的了。

记忆中青禾区政府的三层楼还在，但是它已经被其他附加的建筑包围起来，像一个老人被一些年轻人簇拥着，站立在岁月的风尘里。这时我想起了当年和几位基层武装部长共同经历过的往事，想起了一帮棋友、区医院的医生、食堂的财务助理老陈。



开阳雨

高洪波

吃完午饭，我们驱车前往龙广，路上雨下得很大，路面上的雨水从山坡上哗哗地流淌下来，甚至有一处近似小小的瀑布。龙广当年是一个公社，现在变成村子了，在我的日记里，曾经这样描写过龙广：“龙广公社有一条街子，街子的尽头是几栋楼房，听说原贵州的军阀王家烈的岳父就在此居住，尚未考察过。区武装部刘部长有一把镶嵌大理石的红木躺椅，据说就是王家烈屁股的支撑物之一。我们到达公社时人很多，原来是一位老公路桥梁设计师和几位工作人员，计划在附近修座大桥，十几个人围坐桌前，气氛热闹非凡。”

在龙广的村委会上，一个高大的年轻人小颜迎接着我们，把我们引领到了村史馆。在村史馆我看到了很多奖牌和奖状，授予这座村庄各种称号的单位从国务院到国家民委，直到国家林业和草原局，年轻人说奖牌太多了，我们只能挑着挂，话中透露出浓浓的自豪。可见龙广村除了旅游之外，它的农产品也受到了很大的欢迎，比如富硒枇杷，这些枇杷每户都可收入三四万元，但是今年的一场霜冻大减产了。也是在村委会里，小颜告诉我，我当年带的新兵陶大文

已经去世了。就这样，20年前在开阳见到和写到的两位故人此时都再也见不到了。一声叹息中，雨渐渐地小了起来。离开龙广村我们又驱车哨上，它也由曾经的一个公社改名为双塘村。正是在这哨上，在接兵的日子里，我们曾经遇到过一次车祸，我记得那是一辆北京吉普车，运载着我们5个人从区里青禾乡向哨上进发的时候，车子沿着崎岖的山路正在疾驶，司机林师傅说起几年前差点进火葬场的话，又说这辆车刚从北京接来，行驶了四万多公里，一直没进行保养。突然林师傅一声惊叫：“坏了，刹车失灵！”这叫声把我们几个人的神经顿时绷紧起来，只见车子像一个醉汉，东偏西歪，林师傅拼命把车向左侧山边靠，左前轮

滑进一尺多深的沟坎，但仍然继续前滑，在路的拐弯处又跳了出来，向下面的悬崖冲去。这时我注视着前面的山峰、树林，只见越来越远，脑中却清醒得出奇，只有一个念头——完了！车子眼看冲进峡谷，林师傅拼命把方向盘打向左边山崖，一声巨响，强行刹车，我感到一股巨大的力量把身体向前猛推，不由得猛地弯下腰，像被谁猛击一拳似的，车子撞崖，戛然而止。坐在副驾上的区武装部刘部长的头重重地撞碎了挡风玻璃，司机林师傅的胸部顶在方向盘上，也受了重伤。我们呆坐了几秒钟后才猛然如梦初醒般跳下了车，开始了观察、感叹，即对自己命运的庆幸。我们走回了公社所在地，这时身后一辆拖拉机开了过来，车上躺着三个伤病员，原来就在我们出车祸的地点，翻了一辆拖拉机，车上人员一死两伤。死里逃生的感觉是那样奇特，让我终生难忘。

那一夜，我们在哨上村，在庆幸之余也惋惜着拖拉机上的年轻的生命。那时候的我26岁，对人生还没有更多的感悟，而此时走过平整宽阔的乡村公路，走过当年我们曾经历险的地方，百感交集。

文明的浓厚社会氛围，广泛宣传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研究成果，教育引导群众特别是青少年更好认识和认同中华文明，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、骨气、底气。”2017年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印发《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》，明确提出非遗传承和传统文化传承要全方位、全时段、全过程融入从幼儿园到大学直至继续教育，并要“以幼儿园、小学、中学教材为重点，构建中华文化课程和教材体系”，要推动文物和文化遗产进校园、进课堂，提倡青少年走进博物馆，去文化遗产、文物古迹等实地研学，做志愿者、讲解员等，让孩子们了解中华文化，探源中华文明，触摸文物温度，感知人文精神，树立起真正的中华民族文化自信。

历史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，不仅属于我们这一代人，也属于子孙万代。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，敬畏历史、敬畏文化，推动文物和文化遗产保起来、修起来、用起来、活起来，让文物说话、让历史说话、让文化说话，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生生不息、发扬光大！

（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，山西艺术职业学院党委委员、副院长）

（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，山西艺术职业学院党委委员、副院长）

人生和命运有时候就是这样奇怪，记得那个时候我还在日记里记过一个奇怪的梦。我梦见茅盾先生，我在日记里写到了那次特殊的梦。而当时我只是接兵部队的一名热爱文学的解放军排长，怎么会梦见茅盾先生呢？我突然想起这个梦的由来，因为当时我的女朋友——现在的妻子是文化部的子女，她跟我讲述过小时候跟着爸爸到茅盾家拜年的经历，以及她们一批顽皮的孩子，偷摘茅盾家葡萄的故事。但是我决计没有想到，后来我也成为中国作家协会的一名工作人员，而且近距离地感受到了茅盾先生的人品和他的风骨，以及才华和学识。

这一切发生在我26岁的开阳的接兵日子里，而此刻我拿着20年前的一本开阳出的杂志叫《茉莉文艺》，这是当年的老朋友刘毅约的稿子，而我开阳日记那近两万字就登载在这本薄薄的杂志上。20年的岁月过去了，这本杂志在我手上仿佛就像历史的遗存，当年的情景瞬间又回到了眼前，一幕又一幕接兵时的欢乐、验兵时的有趣、送兵时的依依不舍立刻鲜活了起来，开阳就这样成为我生命中一段难忘的记忆。

从双塘村离开，我们的车驶向了县城，东道主有意识地在县城里转了两圈儿，我已经完全识别不出这是我46年前或者是20年前看到的开阳县城了。这是一座现代化的人口稠密的城市，不再是一个西南边疆上冷寂的、小小的县城。现在它的人口已经将近40万，而且由安顺划归到贵阳，成为远近闻名的一个热门的旅游点和网红打卡地。因为它的南江大峡谷漂流，它的布依族和苗族的节日，以及它富硒的各种产品，茶叶、枇杷、大米都成为当代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珍贵的元素。

晚饭时我见到了开阳县作协的一位兼职副主席，他叫田茂平，本职工作是县里的一位局长，更重要的是他是当年即1978年我们接的开阳子弟中的一员，田茂平参加过自卫还击战，立过战功，他还安排过我的一个老战友回四川的转业工作。田茂平见到我敬着军礼，同时背诵着他写的散文诗，诗的内容是一位站岗的边防战士向母亲吐露的心声。诗很有韵味，田茂平记忆力超群，很轻松地吧昆明大观楼的长联朗朗地背诵出来，这是一个有意思的转业军人，一个热爱文学的我昔日的战友。

那一晚上我们喝着当地地产的美酒，说着各自部队里面的趣事，而贵州的朋友们，陪同我的是贵州省作协的苗族副主席高宏，他浓眉大眼，爽朗幽默，生动地讲述着自己老父亲当年狩猎的趣闻，一下子把我们拉回了往昔艰辛而又有趣的童年岁月。这时候我发现开阳的雨竟悄悄地停了。

第三次走进开阳，也是又一次被大雨陪伴，中雨追随，小雨送客，真不愧是“追身随影洗华年”的开阳，于是不禁又想起20年前的另一首小诗：“散文诗乡我曾游，无心补晒少年头。青龙河畔柳仍在，柳丝不系旧时舟。”雨中的开阳，开阳的雨，我们何时再相见？

（作者系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，著名作家）

诗词鉴赏

清平乐 观海

家正

波映彩霞
浪做白莲花
苍深万顷水墨画
神工无言造化

潮来惊雷落地
潮去薄浪轻纱
遥望渔舟一叶
颠簸直向天涯

甲辰夏北戴河



夏目海滩

名家名笔

看那经幡纷披的桥墩

韩子勇

车在飞驰。一侧的雅鲁藏布江静静流。宽阔的江滩上，有一片白杨树林。每棵白杨树的轮廓，都闪烁着银辉，好像一柄柄流光的团扇。

是雪域高原上习习的凉风，从幽蓝的天顶吹下来了。一遍遍翻开每一片树叶，故意让生着白绒毛的背面朝上，表明它过来了。或者是这些神的小树，摊开手掌捂住眼睛，透过指缝偷看夕阳温柔的晴光。

江水静静流。一条藏青色的长围巾，不断变幻挽扎的花样，沿着微微倾斜的大陆，飘逝而去。虫洞闪了一下，时空有一丝弯曲。盘旋而上的鹰，折叠了一下，重复了两次。

我们从米林县出来，进入山南县的时候，看见雅鲁藏布江江心的沙洲上，耸立起经幡纷披的舰，激出大片水花，正溯流而上——是几座废弃的桥墩，它残破的身躯上，披上了迎风招展的经幡，好像五彩的巨树。

一座桥老了，再也无人光顾，桥板朽落到滔滔江水中，只剩下桥墩，像被雷电劈烧后的树干，冒着烟，发出阵阵哀鸣。人们在不远处架起了新桥，新桥又高又宽，人群川流不息，发出的赞叹比江花还要稠密和拥挤。但高原上善良的人，没有忘记那几根兀立江洲寂寞颓败的桥墩。他们不忘一座老桥的功德，每年为它披上凯旋的经幡，让它重新在滚滚的江水中盛开。

桥如斯，人如斯。世事轮回，每个人都曾是一座桥，陷在无涯的大流中。但只要我们多一点真诚和细心，就会为无法忘怀的人披上五彩的经幡，就能幸福如神。就像这永远的雅鲁藏布江，为您、为他、为这蔚蓝的星球，戴上藏青色的围巾。

（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，中央文史馆特约研究员）

